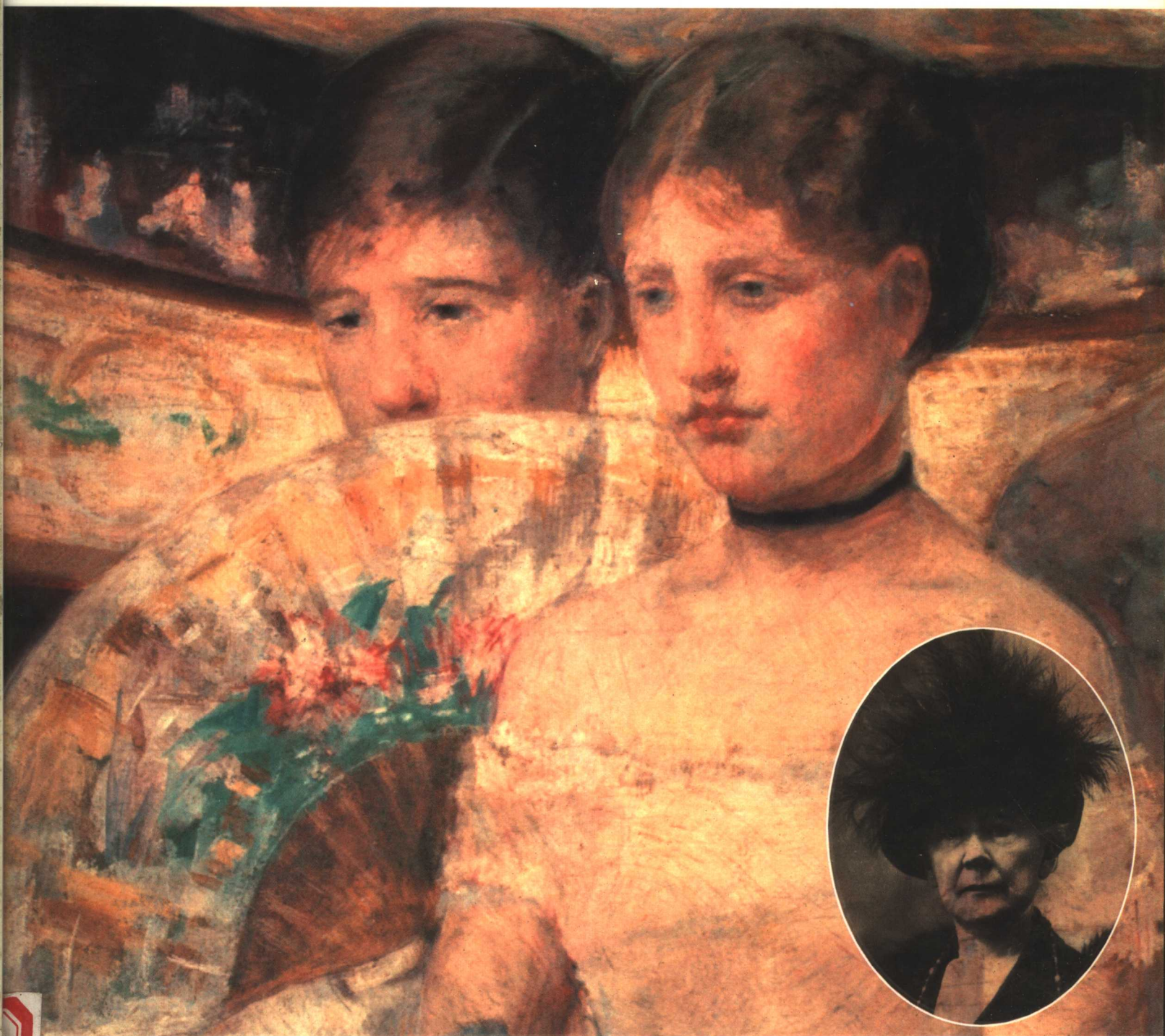


卡萨特

Gallery

Cassatt



卡斯特

Castro



74 卡萨特

艺术家生涯

2

LIFE AND TIMES

美国的印象派画家

风格与技巧

8

STYLE AND TECHNIQUE

描绘女性

名作特写

14

MASTERPIECE

包厢

作品选解

20

GREAT WORKS

蓝色沙发中的小女孩 20

午后茶点 22

读费加罗报 24

梳头的少女 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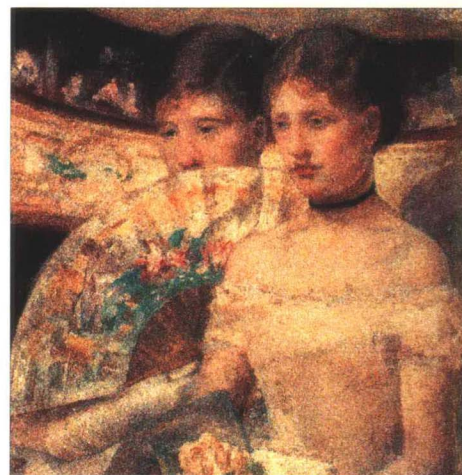
浴女 28

世界著名美术馆

30

THE GREAT GALLERIES

美国国家美术馆



西洋美术家画廊总目

- | | |
|--------------------------|--------------------|
| 1 Renoir 雷诺阿 | 51 Millais 米雷 |
| 2 Van Gogh 凡·高 | 52 Van Eyck 凡·爱克 |
| 3 Monet 莫奈 | 53 Stubbs 斯塔布斯 |
| 4 Da Vinci 达·芬奇 | 54 Moreau 莫罗 |
| 5 Millet 米勒 | 55 Holbein 霍尔拜因 |
| 6 Picasso 毕加索 | 56 Magritte 马格里特 |
| 7 Dali 达利 | 57 Fragonard 弗拉戈纳 |
| 8 Cézanne 塞尚 | 58 Sargent 萨金特 |
| 9 Lautrec 劳特累克 | 59 Masaccio 马萨乔 |
| 10 Chagall 夏加尔 | 60 David 大卫 |
| 11 Gauguin 高更 | 61 Bosch 博斯 |
| 12 Klimt 克里姆特 | 62 Bonnard 博纳尔 |
| 13 Manet 马奈 | 63 Tiepolo 提埃波罗 |
| 14 Degas 德加 | 64 Hogarth 霍加斯 |
| 15 Seurat 修拉 | 65 Miró 米罗 |
| 16 Modigliani 莫迪里阿尼 | 66 Kahlo 卡洛 |
| 17 Rembrandt 伦勃朗 | 67 Van Dyck 凡·代克 |
| 18 Botticelli 波提切利 | 68 Whistler 惠斯勒 |
| 19 Delacroix 德拉克洛瓦 | 69 Bellini 贝利尼 |
| 20 Velázquez 委拉斯贵兹 | 70 Ernst 恩斯特 |
| 21 Michelangelo 米开朗基罗 | 71 Uccello 乌切罗 |
| 22 Henri Rousseau 亨利·卢梭 | 72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 |
| 23 Constable 康斯特勃尔 | 73 Repin 列宾 |
| 24 Rubens 鲁本斯 | 74 Cassatt 卡萨特 |
| 25 Caravaggio 卡拉瓦乔 | 75 Poussin 普桑 |
| 26 Turner 透纳 | 76 Leighton 莱顿 |
| 27 Dürer 丢勒 | 77 Bronzino 布龙齐诺 |
| 28 Pollock 波洛克 | 78 Géricault 席里柯 |
| 29 Vermeer 弗梅尔 | 79 Matisse 马蒂斯 |
| 30 Raphael 拉斐尔 | 80 Bruegel 勃鲁盖尔 |
| 31 Greco 格列柯 | 81 Hals 哈尔斯 |
| 32 Léger 莱热 | 82 Gainsborough 庚斯 |
| 33 Ruysdael 罗伊斯达尔 | 83 Francesca 弗朗切 |
| 34 Klee 克利 | 84 Watteau 华托 |
| 35 Courbet 库尔贝 | 85 Utrillo 尤特里罗 |
| 36 Kandinsky 康定斯基 | 86 Tintoretto 丁托列 |
| 37 Chirico 契里柯 | 87 Steen 斯坦恩 |
| 38 Goya 戈雅 | 88 Reni 雷尼 |
| 39 Redon 鲁东 | 89 Spencer 斯宾塞 |
| 40 Titian 提香 | 90 Kokoschka 柯克西 |
| 41 Dufy 杜菲 | 91 Chardin 夏尔丹 |
| 42 Rossetti 罗塞蒂 | 92 Sisley 西斯莱 |
| 43 Ingres 安格尔 | 93 Reynolds 雷诺兹 |
| 44 Giotto 乔托 | 94 Sickert 西克尔特 |
| 45 Gris 葛利斯 | 95 Carracci 卡拉齐 |
| 46 Claude Lorrain 克劳德·洛兰 | 96 Boucher 布歇 |
| 47 Munch 蒙克 | 97 Bell 贝尔 |
| 48 Canaletto 卡纳莱托 | 98 Weyden 韦登 |
| 49 Blake 布莱克 | 99 Derain 德兰 |
| 50 Angelico 安吉利科 | 100 Index 索引 |

©De Agostini UK Ltd., 2000 图字: 07-2001-785号

西洋美术家画廊 74 卡萨特 原出版者 / [英国] De Agostini 出版公司

策划 / 刘丛星

责任编辑 / 刘丛星 王兴吉 张亚力

日文翻译 / 周异夫

校勘 / 王兴吉

装帧设计 / 王兴吉 张亚力

校对 / 姚万来

监印 / 赵岫山 欧阳彬

出版发行 / 吉林美术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制版 / 长春吉美雅昌彩色制版有限公司

印刷 / 深圳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 2002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 635×940mm 1/8 印张 / 4

印数 / 1-5000册

书号 / ISBN 7-5386-0335-2/J·143

定价 / 15.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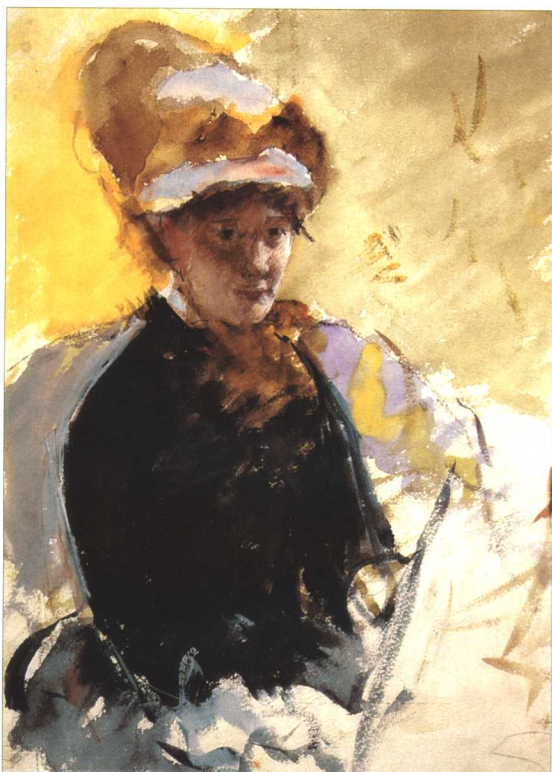
卡萨特描绘自己最熟知的事物，那就是19世纪末中上层阶级妇女安逸而舒适的世界，但卡萨特绝不是那个世界中的一员。卡萨特出生于美国，但她作为画家的大部分生活都是在法国度过的。她同印象派画家一起展出作品，最为重视素描和构图。她虽然终生未婚，但随着年龄的增大，她开始专注描绘母性。实际上，在风格上和心理学上，她的兴趣都非常广泛。极其精通昔日巨匠艺术的卡萨特，试图创造出可以表达现代妇女复杂经历的、新的现代艺术。

Mary Cassatt

美国的印象派画家

AN AMERICAN IMPRESSIONIST

卡萨特出生于富裕的美国家庭，但她决意以职业画家为生。为了在巴黎的画室里进行锻炼她远赴欧洲，并从19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与印象派画家一起展出作品。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DC/Geoffrey Clements/Corbis

◀ 以自由流畅的笔法描绘出的这幅《自画像》(约1880年)，卡萨特描绘了在隐约可见的画板前进行创作的自己。

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的阿勒格尼市，父亲叫罗伯特·辛普森·卡萨特，母亲叫凯瑟琳·克鲁索·卡萨特。除了夭折的孩子之外，她排行第四，是他们的第二个女儿。卡萨特一家原为法国胡格诺派教徒，17世纪中叶移居到美国。她的父亲经营金融业，1847年任阿勒格尼市长。1851年，卡萨特全家移居欧洲，最初是在巴黎，而后住在海德堡和达姆施塔特。在达姆施塔特，他们的长子学习工学。1855年5月24日，他们的次子罗伯特去世，数月后，卡萨特一家回到美

▼ 卡萨特看到的19世纪60年代的巴黎街道。她是为了学习艺术来到欧洲的众多美国人之一。



Hulton Getty

卡萨特属于19世纪美国伟大的艺术家和作家一辈——这一代艺术家和画家中包括画家约翰·萨金特、詹姆斯·惠斯勒，小说家亨利·詹姆斯、伊迪丝·沃顿等。他们一生中最具创造力的时期几乎都是在欧洲度过的。由于在欧洲工作的美国艺术家很多，亨利·詹姆斯这样评述：“如果要寻找‘美国艺术’，在巴黎大致都可以找到。即便是在巴黎以外的地方找到了它们，至少也可以强烈感觉到巴黎的存在。”然而，正是由于这些客居国外的艺术家获得了成功，下一代艺术家对在祖国工作、并能够达到目的才拥有了自信。

玛丽·史迪文森·卡萨特1844年5月22日



Musée d'Orsay, Paris/AGF London/Erich Lessing

◀ 描绘农民生活情景的画家中，米勒的名字最广为人知，但他后来专注于像《春》（1868–1873年）一样的纯粹风景画。

实而不加美化地描绘了法国北部的风景。另一方面，虽然马奈仍然毫不松懈地注视着过去的巨匠，但毫不妥协地描绘同时代生活的新艺术口号则是“诚实”。马奈在1867年展览会展品目录序言中这样写道：“今天的艺术家不会说‘看吧！这才是完美无瑕的作品’，他会说‘这才是诚实的作品’。”

在巴黎的一切显示出的可能性面前，卡萨特犹豫了。她得到了学院派画家查普林的指导，但她也曾考虑从师于米勒。她在卢浮宫美术馆研究巨匠的作品，与朋友去外地旅行写生。她还逐渐吸收了库尔贝和马奈的革新性画法。1868年，巴黎的沙龙承认了她的绘画《弹曼陀林的妇女》。尽管该作品的主题富有浪漫性，但绘画明显表现出受到马奈影响的洗练的自然主义倾向。

由于1870年爆发了普法战争，卡萨特不得

国。在欧洲的逗留给卡萨特的人格形成带来了影响。她可以流利地讲几国语言，当然，她也开始喜欢在欧洲经历过的文化层面上不停留于一处的生活方式。回美国途中，为了参观万国博览会，卡萨特一家顺路来到巴黎。在那里，卡萨特大概看到了同时代法国美术中位于相反两极的两位伟大画家——安格尔和德拉克洛瓦的作品，以及其现实主义美学给当时批评家带来震撼的库尔贝的作品。

卡萨特1860年入费城的宾夕法尼亚美术学院学习，她在那里接受了最初的美术教育，并学习了四年。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对美术的兴趣通常是富裕阶层年轻女性都拥有的爱好。然而，卡萨特要作为画家而继续在欧洲学习的决定（1865年下定决心）是一个大胆的独立宣言，这遭到了家里的坚决反对。卡萨特敬仰的女性榜样是哈里埃特·霍斯玛（1830–1908年）、艾德蒙尼亚·路易斯（1844–1911年）等依靠自己的力量在罗马立业的美国女雕塑家。

接触巴黎的新鲜气息

1867年，同母亲一起来到巴黎的卡萨特，发现这个“19世纪的都市”充满了往往是相互矛盾的各种新思想。学院派艺术家仍然势力强大，美术市场充斥东方情趣的幻想性作品和感伤性风俗作品。但是，新的强大潮流，正在向得到沙龙庇护的艺术的权威性发出挑战。风景画方面，巴比松画派的画家们，特别是米勒真

▼ 学院派画家查普林创作的《洛特的游戏》（1865年）。查普林是为女画家开设讲座的少数画家之一。



Musée des Beaux-Arts, Rouen/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Peter Wil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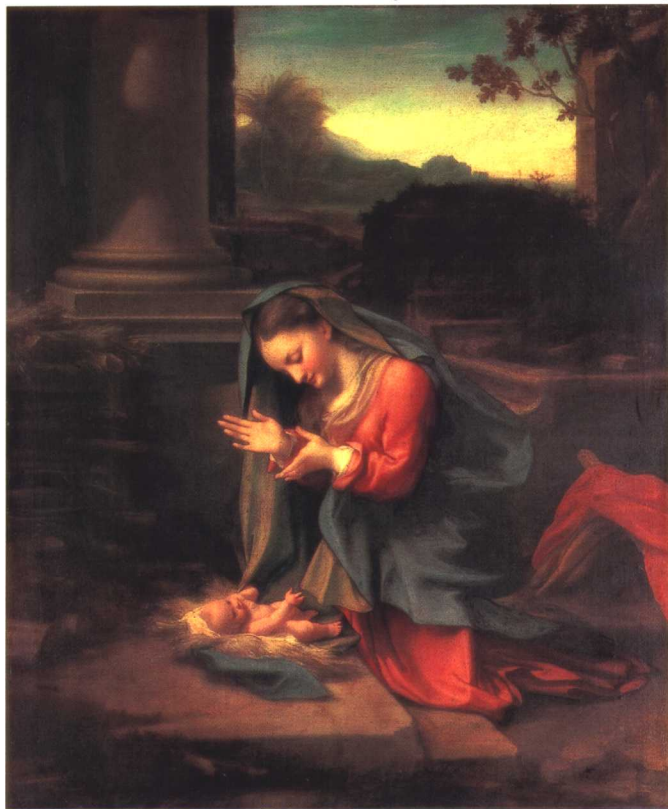
不中断学习，回到费城一年半时间。但这件事似乎更加坚定了她要当一位职业画家的信念。1871年，卡萨特远渡意大利，落脚在帕尔马后，她便沉醉于柯雷乔的作品之中。他还创作了精炼的绘画《在狂欢节上扔鲜花的两名妇女》。这幅作品1872年入选巴黎的沙龙。她又从帕尔马前往塞维利亚，研究戈雅、委拉斯贵兹和牟利罗，并创作出几幅早期的最佳作品。而后，卡萨特又前往荷兰和比利时，完成了关于艺术方面的学习。

1873年，卡萨特决定定居在巴黎。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1874年，拥护马奈的年轻艺术家团体，在曾经是摄影家纳达尔卡的工作室里，展出了令人惊叹的色彩明快的作品。而此时正值官方沙龙的展览会开幕两个星期之前。公众和批评家都嘲笑在那里展出的绘画，尽管绘画的风格多种多样，

但都被贴上了“印象派”的标签。这个团体中有莫奈、德加、毕沙罗、莫里索等。受到他们

的影响，卡萨特也开始将明快的色彩放在调色板上，并在户外进行创作。从创作于1874年的

Galleria degli Uffizi, Firenze/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 柯雷乔创作的《向幼儿基督礼拜的圣母》。卡萨特被柯雷乔描绘的圣母圣子像中优美的自然主义和优雅的仪态所吸引。

KATHERINE KELSO CASSATT

凯瑟琳·克鲁索·卡萨特

卡萨特一生中最重要的 interpersonal 关系也许就是同母亲凯瑟琳·克鲁索·卡萨特之间的关系。母亲陪同女儿数次游学欧洲，对于女儿的这一选择，尽管她最初采取了保留态度，但支持女儿的态度始终没有动摇。

虽然卡萨特说凯瑟琳对女儿还有一种错误的爱情，但她将母亲描绘为具有才智的知识分子妇女。在最初的肖像画中，让人们看到了凯瑟琳原原本本的形象——一位穿着朴素而漂亮的中年妇女，她回头看画家的神态给人以沉着冷静具有自制力的感觉。凯瑟琳去世于1895年10月，她的去世给卡萨特造成了很大伤害。“两年前的10月，母亲去世了。这种失落感无法形容，我甚至对人生感到了厌倦，感到无法生活下去……。”画家由于同母亲一直保持着亲密关系，使她保持了以自己的作品探究母子主题的力量。

Private Collection, N.Y./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 《为孙子读书的凯瑟琳·卡萨特》(1880年)。这幅表现家庭生活场景的美丽画面在1881年的印象派画展上展出。



◀ 雷诺阿创作的《保罗·杜朗里埃》。杜朗里埃是最早支持印象派画家的画商。

子和母亲这一妇女通常性职责的决心。

卡萨特和德加虽然相互敬佩，但在1877年以前他们未曾相见。他们共同的朋友带着德加访问了卡萨特的画室，德加邀请她在自己和印象派同伴举办的下一次展览会上展出作品，厌烦沙龙评审委员会、喜欢按照自己的意愿随心所欲作出决定的卡萨特接受了这一邀请。后来卡萨特回忆道：“现在，我可以不介意任何评审委员的意见，完全独立地进行工作。我已经清楚我自己真正的老师是谁。我敬爱马奈、库尔贝、德加。告别了墨守

成规的艺术，我开始了新的生命。”通过德加的感召，卡萨特终于得到了艺术上的自由。

在以后的十年时间里，卡萨特在1879、1880、1881、1886年，四次在印象派展览会上展出作品。1886年，她还参加了获得成功的杜朗里埃画廊在纽约举办的印象派画展。卡萨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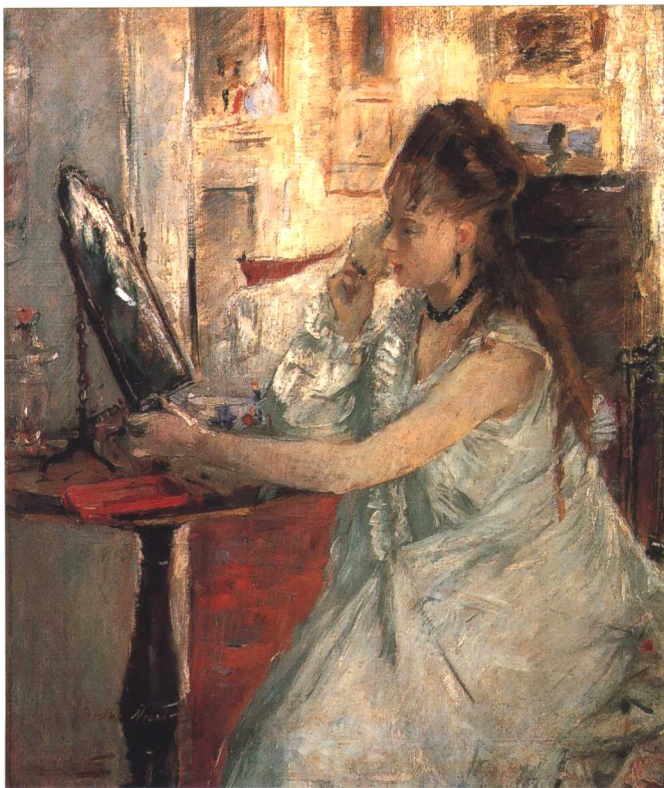
小型风景画《在原野上摘花》中，便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时期莫奈创作同类绘画中存在的新鲜气息。卡萨特还开始带着写生本外出写生。每天的景色中，如果有引起她注意的内容，她便画下来。

相遇德加

此外，这一时期卡萨特还结识了一名叫鲁伊金·佛尔德伦·埃尔达（后为哈弗梅亚）的年轻美国人，卡萨特劝她购买德加的色粉画。这些色粉画成为流往美国最早的印象派绘画，并成为后来美国最优秀收藏品的基础。

卡萨特也引起了印象派画家们的注意。1874年，她在沙龙上展出了一幅描绘浓黑眼睛的妇女肖像画。德加注意到那幅作品，并对朋友说：“那是一幅纯粹的绘画。有人和我感觉相同。”绘画的标题是《伊达》，源自于丁尼生讴歌一位发誓不恋爱也不结婚、创立女子艺术学院的公主的诗歌。对于卡萨特而言，这幅绘画也许暗示出她要成为一名画家的决心，以及她要避开妻

► 《抹粉的年轻女子》（1877年）是莫里索创作的表现恬静家庭景象的典型作品。



Musée d'Orsay, Paris/AGK London/Erich Lessing

Artist's Life

1844 5月22日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阿勒格尼市。父亲叫罗伯特·辛普森·卡萨特，是金融从业者；母亲叫凯瑟琳·克鲁索·卡萨特。

1851 卡萨特一家移居巴黎。先是在巴黎，而后移居海德堡和达姆施塔特。

1855 次子罗伯特去世。一家回到美国。

1861 入费城的宾夕法尼亚美术学院学习。

1867 同母亲远渡巴黎。得到学院派画家查普林的指导。

1868 《弹曼陀林的妇女》入选巴黎沙龙展。

1870 普法战争爆发，回到费城一年半。

1871 回到欧洲，游学意大利、荷兰、比利时。

1873 决心定居巴黎。

1874 在沙龙展出《伊达》，受到德加注意。

1877 相识德加。双亲和姐姐莉迪亚为了同卡萨特共同生活而移居巴黎。

1879 在第四次印象派画展上展出作品。此后，在1880年、1881年、1886年印象派画展上连续参展。

1892 接受委托为芝加哥万国博览会妇女馆制作壁画《现代妇女》。

1893 购入巴黎郊外的beaufresne公馆。

1895 在杜朗里埃画廊举办的第二次个人画展获得广泛好评。母亲去世。

1898 访问美国数月。后来，画家只在1908年访问过一次美国。

1926 长期与疾病作斗争之后逝世。

D EGAS AND CASSATT

德加和卡萨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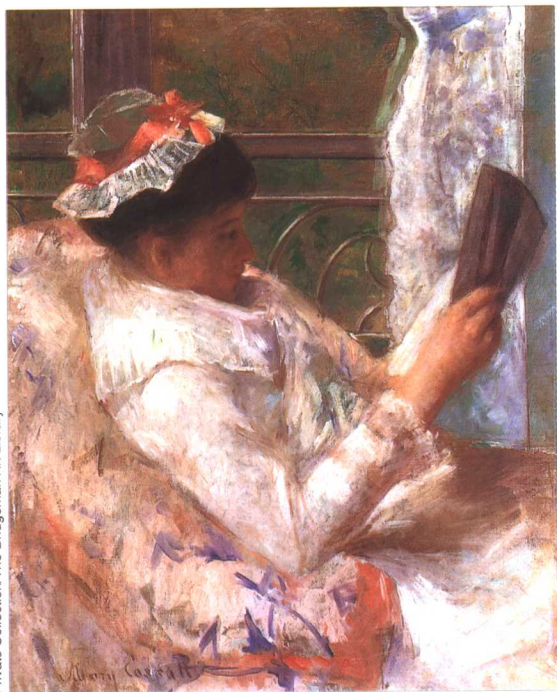
德加和卡萨特之间的关系虽不稳定，却是亲密的朋友。德加虽比卡萨特年长十岁，两人却有很多共同点。他们都比较保守，都出身于中上阶层，而且意志坚定，性格倔强。此外，两人都专注于自己的艺术，且终生未婚。他们与众多的印象派画家不同，感兴趣的不是光的效果，而是人的形象、动作和姿态。

两人多被视为师徒关系，这使两人逐渐形成了共同创作的习惯。两位画家时常在对方的画室里一同工作，与其他任何画家的作品相比，他们都更加喜爱对方的作品，因此，很多传记作家臆测两人的亲密程度。虽然没有证据表明他们是情人关系，也没有留下来往的信件，但他们之间的友情确实是充满激情的。

► 德加随意描绘的《卡萨特肖像》（约1880-1884年）。德加以素描和油彩数次描绘了卡萨特，但卡萨特却没有描绘过德加。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Washington DC/Francis G. Mayer/Corbis



Private Collection/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80年代她创作的绘画却比较少。1877年，他的双亲和姐姐莉迪亚为了同她一同居住移居巴黎。莉迪亚去巴黎之前曾经患病一段时间，尽管卡萨特尽心地照看莉迪亚，但她病情恶化，终于在1882年去世。1880年，哥哥亚历山大也同家里人来到巴黎。家庭的生活给卡萨特带来了一些精神上的填充。另外，卡萨特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可以容易地找到愿意配合的模特儿。卡萨特19世纪80年代的绘画是家庭生活亲密情景

◀ 《读书女子》（1878年）是卡萨特描绘莉迪亚充满亲切感的肖像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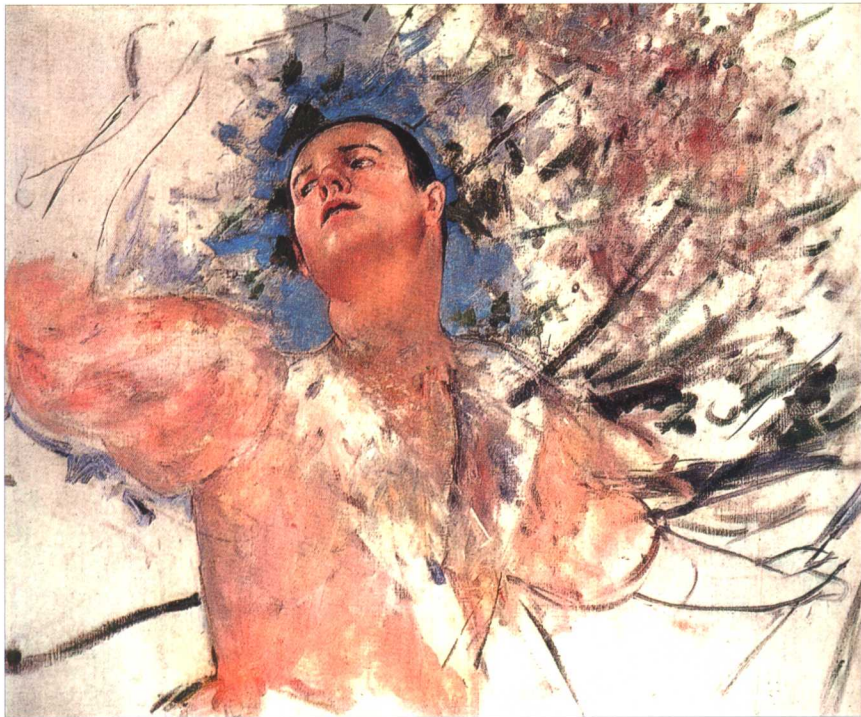
▼ 《亚历山大·卡萨特肖像》。这幅未完成的肖像是画家在哥哥1880年到巴黎期间创作的。



The Detroit Institute of Arts/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的绘画因其坚实的造型和对心理学准确地把握而屡屡得到赞赏。高更将她 and 另一位重要印象派女画家莫里索相比较，认为卡萨特高出一筹，并这样写道：“卡萨特女士的作品（与莫里索的作品）具有同样的魅力，然而，她的绘画更加有力。”另一方面，很多评论家还将她引证为德加的弟子。

虽然卡萨特的名望不断上升，但在19世纪



的纪录。

版画组画的成功和“妇女馆”壁画

19世纪90年代是卡萨特最多产而成功的时期。1890年夏，她再次提起以前曾经尝试过的蚀刻画，受到在国立美术学校举办的日本美术大型展览会的启发，创作了十幅彩色版画组画。第二年春，这组版画在杜朗里埃画廊展出，并得到毕沙罗的很高评价(9页)。此间，卡萨特的名声传到了美国。1892年，美国有关方面委托卡萨特为第二年举办的芝加哥万国博览会妇女馆制作壁画。虽然卡萨特讨厌自己被当作“女画家”看待，但她马上以极大的热情接受了这项工作。她在农村借了一幢别墅，并建造了有很大玻璃屋顶的工作室。其结果，创作出来的壁画《现代妇女》结构有力，色彩光鲜耀眼，在装饰绘画这一被视为“男性领域”的壁画方面充分显示出她的才能。1895年春在杜朗里埃画廊举办的第二次个人画展上，她也获得了广泛好评。

最后安身立命之所——博弗雷纳公馆

接连的成功使卡萨特得以购买了博韦附近17世纪诸侯的宅邸——博弗雷纳公馆。这幢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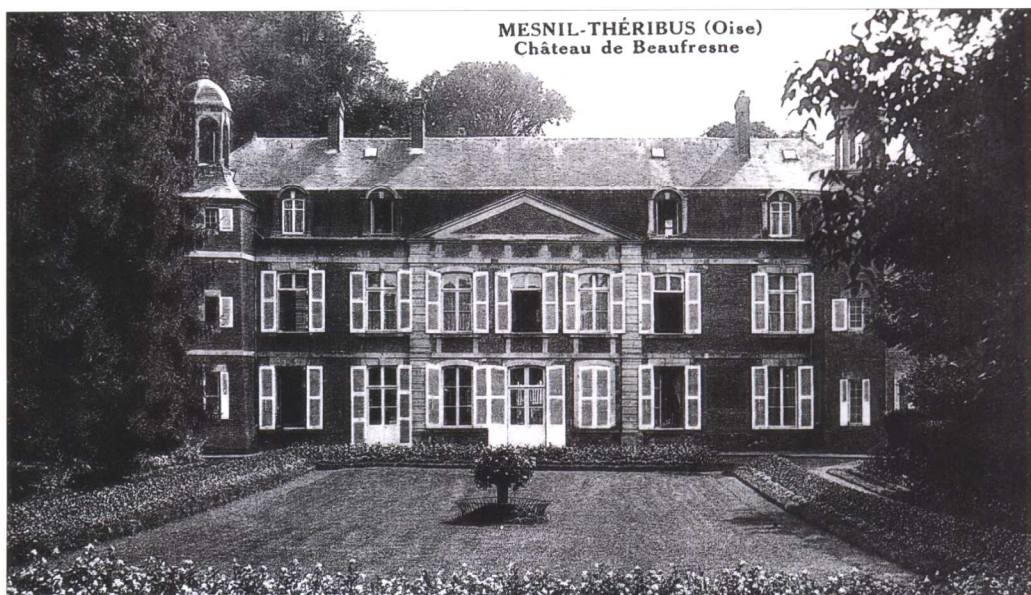
▲ 卡萨特以强有力的笔法创作的壁画《现代妇女》(1892年)中央部分《摘下智慧果实的少女》习作。

▼ 博弗雷纳公馆。卡萨特1893年购买了这幢位于巴黎西北八十公里处的大宅邸。

成为她一生中的夏季别墅。1895年10月21日，卡萨特的母亲久病之后在这幢别墅里去世。母亲的去世使卡萨特失去了理智，终日受到孤独感的折磨。1898年1月她回到阔别二十五年的祖国便有这个原因。但她作为画家的成绩在美国似乎未得到承认，1898年春，卡萨特回到巴黎(除了1908年短时间访问美国之外)直到去世。

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卡萨特的很多时间同鲁伊金·哈弗梅亚及其丈夫一起度过，帮助他们进一步充实过去巨匠的作品以及19世纪名画藏品。由于很多人喜欢她描绘的儿童及其母亲绘画，卡萨特不仅自己追求这一主题，还完成了很多肖像画订件。

1911年以后，由于糖尿病、神经痛、老花眼等问题，卡萨特的身体逐渐衰弱，几乎没有发表作品。由于担心晕船，她也无法渡过大西洋探访亲属，画家感到了自己的孤立。她的印象派画家朋友们也几乎都已去世。1926年卡萨特去世前一年拍摄的照片中，画家戴着眼镜，给人以孱弱的感觉。对于曾经每天努力创作八个小时绘画的妇女而言，无所事事的闲呆一定是非常痛苦的。



Frederick Arnold Sweet Research Materials on Mary Cassatt, Archives of American Art,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C

描绘女性

COMPOSITIONS ABOUT WOM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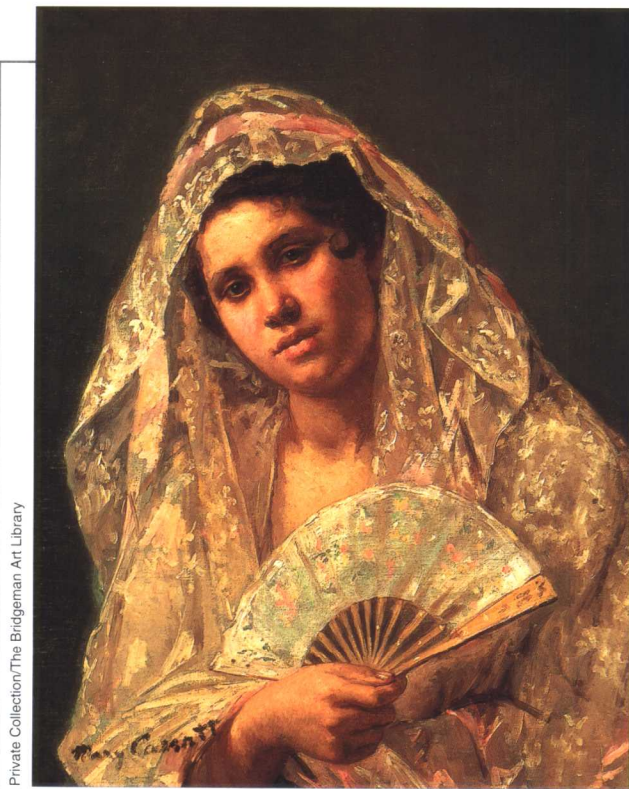
卡萨特以犹如飘荡的光线一样的笔法，自然流畅地描绘出上流社会的妇女，因此，批评家将其划分为“女印象派”。而她坚实构筑起来的自己的风格，远远超过人们从这一词语中得到的联想。构成其基础的是巨匠们的艺术。



在美术史中，人们往往认为卡萨特的风格是难以看到的。这是由于她被贴上了“印象派”的标签，她的风格往往容易被掩盖在描绘轻松舒展的光与色一般性概念的阴影中。不仅如此，由于将卡萨特分类在“女印象派”之

中，她的风格还可能消失在“妇女性”主题（一名批评家在20世纪50年代说道，她的主题是“茶、衣服、儿童房间，儿童房间、衣服、茶”）的阴影中。而最终，由于人们将其视为德加的弟子，她的艺术便被视为德加艺术的派生

物，说她追随德加之后，只是将老师的现代主义式的新风格替换成妇女的格调。直到最近，人们才认识到她风格的独特性，并认识到，她在现代主义最初的重大运动中做出了另外的重要贡献。



Private Collection/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西班牙情结

19世纪后半叶，以西班牙为主题的绘画开始流行。苏格兰的约翰·菲利普（1817-1867年）、法国的爱德华·马奈等非西班牙出生的各类画家，描绘了观光客想象中的西班牙风情：吉普塞人、斗牛士、乐师、舞女。除了委拉斯贵兹、牟利罗等业已确立了名声的巨匠之外，马里亚诺·福图尼（1838-1874年）等同时代西班牙画家的作品也成为他们构思的依据。1867年，马奈在一个展览会上展出了以斗牛士为内容的作品，卡萨特无疑看到了这幅作品。她大概是为了创造出真正现代的艺术，将该作品作为一面宝贵的镜子而参考的，她希望从中看到如何巧妙借鉴过去巨匠的作品，此时她的榜样往往是委拉斯贵兹。

1872年至1873年在塞维利亚逗留期间，卡萨特创作了一系列“西班牙式”作品，并得到了好评。虽然主题是传统性的，但处理方法已经是马奈的现代主义风格，甚至接近库尔贝具

有浪漫主义性质的现实主义。例如，《戴着花边薄头罩的西班牙舞女》（左 1873年）一作，卡萨特抑制了画面上的纵深，将模特儿的背景画成无图案的暗色。粗略的笔法和肌肤闪亮的色泽表现出异国情调的同时，还压缩了画面，强调了模特儿的身姿和视线。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卡萨特对造型的关心，以及对自己描绘出的女性的关心，这成为她后来印象派风格作品的原型。

寻求独自的风格

在整个生涯中，卡萨特一直拘泥于作为艺术家的自主独立性。在异国土地上，在男性占优势地位的社会，由于卡萨特是创造出自己风格的美国妇女，她孤立的处境也有被环境所迫的原因，在她的经历中，画家自己选择的部分也占有很大比重。1866年，作为前途有望的

画家到达巴黎之时，卡萨特向一位又一位的老师请教，而后又走遍了一个又一个的国家，这是因为她总是想找到符合自己喜爱的风格内容。

在这段漫长的学习时间里，她所取得的进步并不是因为得到了人们公认的老师指导，而在于她耐心细致地观察、临摹昔日巨匠(特别是柯雷乔、委拉斯贵兹、伦勃朗)的作品，以及出于对库尔贝、后来是马奈的敬爱之情，加之不屈不挠实验现代性绘画风格的努力。卡萨特最重视的是自己的自由，而成为她初期流浪生活特征的，便是表现在对墨守成规、拘泥于传

统的越来越坚决地否定。19世纪70年代初期的“西班牙式”作品中，卡萨特已经清楚地捕捉到现实主义风格，并为70年代后期的革命性发展做好了准备。

与印象派的距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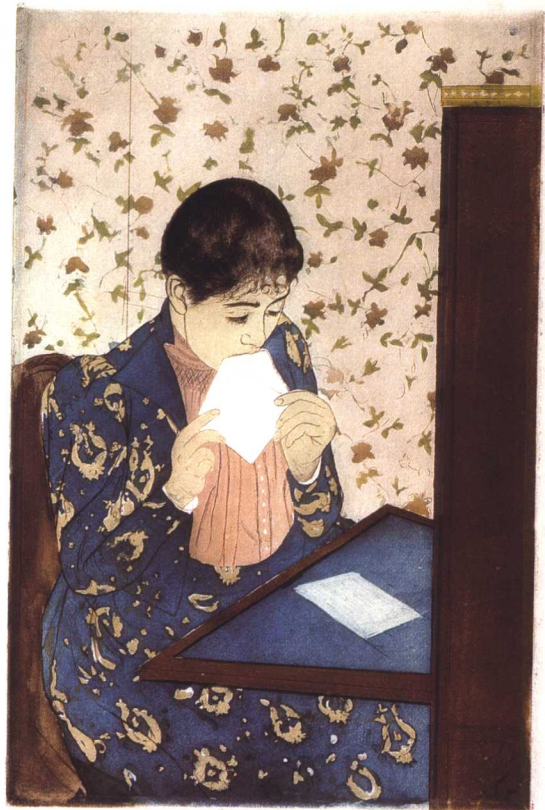
1879年，卡萨特接受德加邀请，参加印象派画展，并最终与学院派艺术决裂之时，她已经三十五岁。她与印象派画家一样，欲图创作出更加接近于自己所见事物的艺术，为了获得自己的视觉，使用革新性方法(甚至在阴影部分使用闪耀的明亮色彩，使用光线闪烁般的大胆笔触等等)也在所不辞。但对于卡萨特，只是贴上一个“印象派”的标



版画

卡萨特的版画是她对现代主义艺术的最独特贡献。1872年在帕尔马期间的卡萨特向意大利艺术家卡尔罗·莱蒙迪(1809-1883年)学习了雕版技术，而有机会实践这一技术则是在70年代末期以后。1879年至1880年，德加和卡萨特为计划出版的先锋派杂志《昼与夜》共同制作了版画。德加鼓励卡萨特挑战新事物，特别是鼓励她在一幅版画中同时使用尚无人使用的多种技法——蚀刻法、柔软的底板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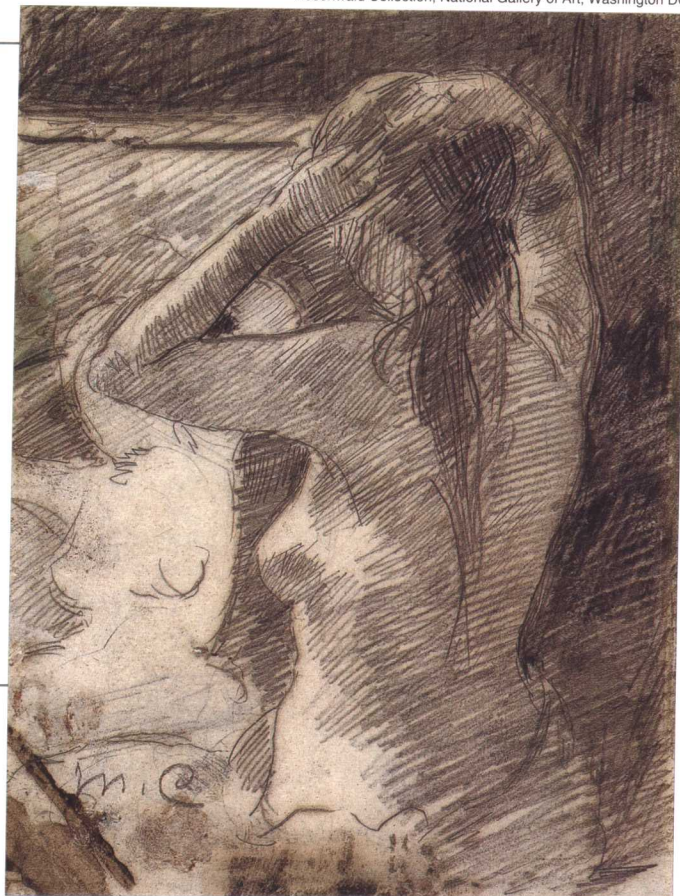
法、蚀镂法。虽然杂志没有出版，但卡萨特蚀刻画中的七幅作品在1880年4月的第五次印象派画展上展出。作品中黑白醒目的对比具有革新性，令人预感到纳比派在版画领域的实验，其融洽的家庭景象给人以悄然附着的神秘感觉。19世纪90年代初，卡萨特创作出最精美的版画。1891年4月，为了在杜朗里埃画廊举办的第一次个人画展，她制作了由十幅作品组成的彩色版画组画。其中有《公共汽车》(上)和《信》(右)。受到日本木版画启发的卡萨特大胆创造出简单的现代图形，其中充满了大胆的简练的、闪耀的图案表现出画家敏锐的社会观察力。在旁边房间展出作品的毕沙罗看到这些深受感动。他对自己的儿子说，那是“一些罕见的精美作品……地毯的色调细腻而微妙，没有丝毫的瑕疵和污渍。那是极其精彩的青色和新鲜的粉色……”。



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Corbis

素描

在宾夕法尼亚和巴黎学画期间，对于受到传统束缚的素描练习卡萨特并没有感到不满意。她现存的素描已经很少，但从仅存的几件素描中可以看到，卡萨特已经能够冷静、敏锐地观察对象，并逐渐掌握了素描技法。从交错线条描绘出来的浓厚阴影、短而锐利的线条，到神经质般的潦草速写，其铅笔的痕迹都显示出她具有记录功能的视线并不匆忙地移动。从19世纪70年代后半期，卡萨特开始实际制作版画，这为她的素描风格带来了戏剧性的变化。她的素描发展为最大限度的简练、清晰的轮廓，以及对整体协调的准确把握。所有印象派画家，对于他们所赞美的日本版画中优美的线条，只有卡萨特才最为接近。即使在以《梳头》（右 约1891年）为代表的画家成熟时期简练的素描作品中，卡萨特也表达出量的质感。素描大家德加为此深受感动，对她说：“任何妇女都没有创作出这种素描的能力。”



签不能说明所有问题。关于这一点，其他印象派画家也是一样。尽管卡萨特也参加了针对原有画坛的独立运动，而此间，她所关心的问题与其志同道合者所关心的问题之间一直存在着明确的界限。

印象主义对现代主义做出的主要贡献之一，便是对以往绘画中线条所占霸权地位的挑战。在新古典主义及其一脉相传的流派所统治的19世纪法国，主要是以线条的质量，即艺术家拥有何种素描和构图的能力来衡量该艺术家的风格。即使是印象派中信念最坚定的人物莫奈、毕沙罗、西斯莱，也未能完全切断重视构图的传统性观念，他们只有将兴趣表现在光和影上，以此与之达成妥协。这一特点在德加一样的传统主义者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对于他而言，素描技术所占的重要性超过其他任何方面。人们都知道，赞赏卡萨特《梳理头发的少女》（27页）的德加曾经说过：“多么优美的素描！多么优美的风格。”可见他将素描和风格等同看待。在这一方面，卡萨特的艺术与德加的艺术几乎含义相同，他们与19世纪80年代的印象主义划清了界限，两人都对有效利用

过去巨匠的严谨并且往往是微妙的构图，以及令现代艺术复苏的方法抱有兴趣。

精心的构图和对线条的探求

当时的批评家们也注意到卡萨特喜欢严谨的构图，他们将卡萨特与印象派画家莫里索等人相比较。例如，J·K·胡斯曼感到卡萨特的绘画比莫里索的绘画更加协调、沉稳，在技巧上更加出色。高更则写道：“卡萨特女士的作品（与莫里索的作品）具有同样魅力。但她的绘画更加有力。”卡萨特与莫里索以及其他印象派画家不同，她很少因为受到某种事物的触动而进行创作。她的作品诞生于画室中的深思熟虑，她非常有意识地探究绘画所表达的深度与画面表层图案之间自古便存在的紧张关系。她一直在妇女肖像画中画入镜子、窗框、有图案的衣服，这也许是令人惊讶的，这令人感到与安格尔冷冰冰的形式主义之间的联系。当然，卡萨特的目的则完全在于别处。安格尔以及对他赞不绝口的德加，都有未能在艺术中加入自己的感情之处，而卡萨特则与他们不同，常常赋予自己描绘的对象以人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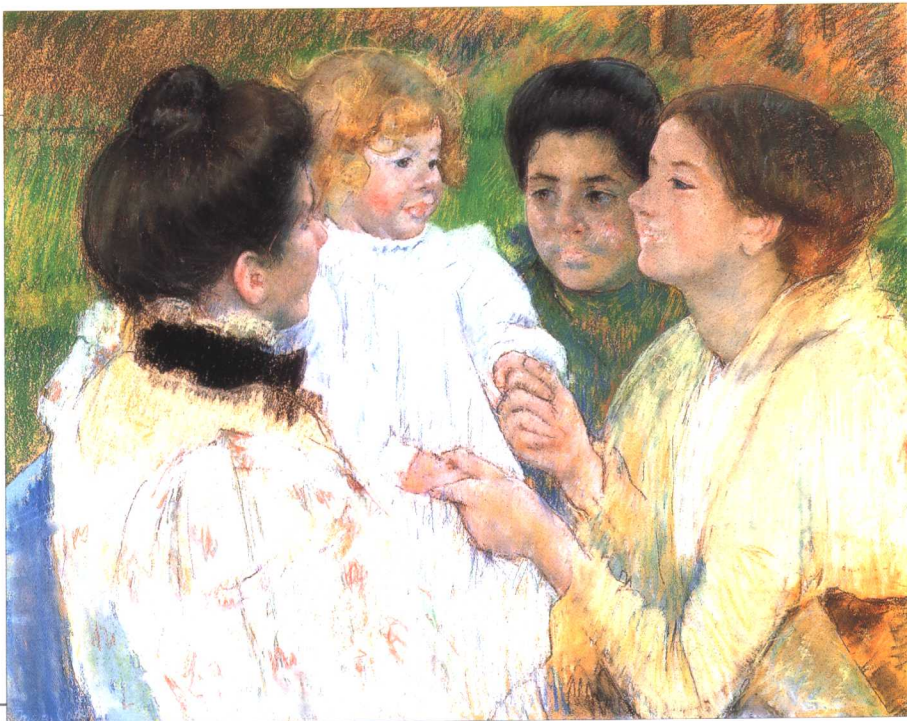
温情。卡萨特喜欢从近处描绘，与理想性相比，在某种程度上她更加喜欢现实性的脸部类型。由于这一缘故，人们往往错误地理解她仔细准备构图的意义。

描绘对象的内心和情感

批评家没有理解卡萨特的审美，特别是对于儿童与母亲这一绘画最重大的主题，这种不理解更加严重。卡萨特描绘母子时，对于构图特别进行深入的思考，并创作出数幅整个西洋美术中极其细腻而令人惊叹的母子肖像。

卡萨特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积极研究自己描绘的对象，在这一点上，她与同时代的大部分印象派画家不同。最先撰写卡萨特传记的阿希尔·塞加尔说，印象派“不懂得描绘人类精神的个别性表现……但卡萨特与其他人不同。她的感情中存在理性，她的作品中有一种感情的抒情性。这只能通过脸、姿态、动作等加以表现”。对于印象派而言，作

The Detroit Institute of Arts/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Pushkin Museum, Moscow/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描绘妇女和儿童

与德加同样，卡萨特也逐渐开始专注于一个主题，并探讨其构图可能性，以及心理的复杂程度。但由于她选择了母与子这一主题，这使她对现代艺术做出的重要贡献往往容易被掩盖起来。在西洋美术中，从圣像这一方面看来，由于母子像一直占据着核心性位置，很多批评家便认为，卡萨特只不过是伟大的传统性主题世俗化而已。说她将宗教性敬畏之情置换为资产阶级式的魅力。但是，卡萨特做出的贡献比这些更加丰富而独特。卡萨特的绘画与19世纪末曾经流行的伤感性风俗画和理想化的母性绘画不同，构成其绘画基础的不是文化上的理念，而是敏锐的观察。她通过观察，探讨人物姿态和视线所表现出来的母亲和孩子共有的、洋溢着情感的喜悦。

1895年在纽约展出的鲜艳的色粉画《母与子》（右）是明确说明这一问题的最好例证。这幅绘画中，哄儿子的母亲呈背对着观者姿势。画家通过这样的描绘，令我们窥视到母子间的亲密纽带。画家细心布置的构图中，母亲和儿子的头部，以及男孩子身体光华的润饰与粗略描绘的背景形成对照，并非常醒目。卡萨特在后期的另一幅色粉画《喜爱孩子的妇女们》（上 1897年）中也使用了背影这一手法。该绘画中，画家没有直接表现出母亲的表情，而在是暗示出母亲的表情。而



在卡萨特的早期绘画《乘马车的母亲和孩子》（左 1881年）中，画家的意图则与之不同。卡萨特在这幅绘画中的兴趣不在于母子间的感情交流，而在于成熟妇女和她旁边坐着的胖女孩儿之间的反差。



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加罗报》(24页)、《罗伯特·辛普森·卡萨特夫人》(1889年)等肖像画都表现出这一点。

找寻与母亲之间的羁绊

卡萨特以最敏锐的形式表现出人物心理状态的能力，也体现在关于母子主题的作品中。在这些作品中，卡萨特分

析了母亲和孩子之间脆弱而危险的纽带，这似乎预告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最近的一位批评家评论说，卡萨特描绘的“母性”同时表现出强烈的喜悦和丧失感这两种心理倾向，卡萨特从中认识到自己失去的与母亲之间的纽带，并试图找寻这一羁绊。

从这种“情感的抒情主义”观点看

妇女肖像

19世纪下半叶的肖像画几乎都是富裕阶层的男子委托肖像画家或者前卫艺术家结合自己的喜好描绘的妻子、女儿和母亲。这些肖像画大都描绘出穿着典雅的模特儿在装饰豪华的室内悠然自得的样子。模特儿周围的东西及其表情中，几乎没有将观赏者注意力从主题中分散出去的内容。而所谓的主题即是模特儿豪华的衣服和19世纪富有女性魅力的理想形象(给人以安慰、温和、永久的满足)等。卡萨特在自己创作的妇女肖像画中，将模特儿作为个人来表现，而不是将其作为理念来表达。例如，《倒茶的妇女》(右 1883-1885年)一作证明画家的创作从上流社会肖像画家描绘的优雅神秘性中完全解放出来。卡萨特几乎毫无例外地以亲密的朋友和亲戚为模特儿，她往往从最近距离描绘他们，并使模特儿的身体占满画布的空间。画家的兴趣完全在于模特儿的脸部，模特儿的视线并不是诱惑般地投向观赏者，而是投向正在发生的事情，如《对话》(下 约1914年)，或者转向另一边，如《戴茶色帽子的塞雷斯特》(右下 1891年)。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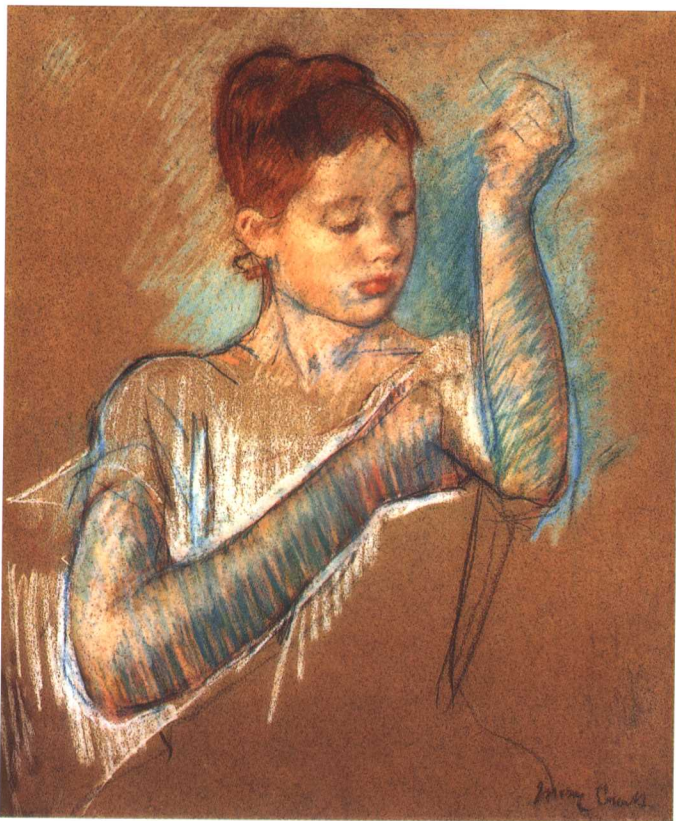
Private Collection/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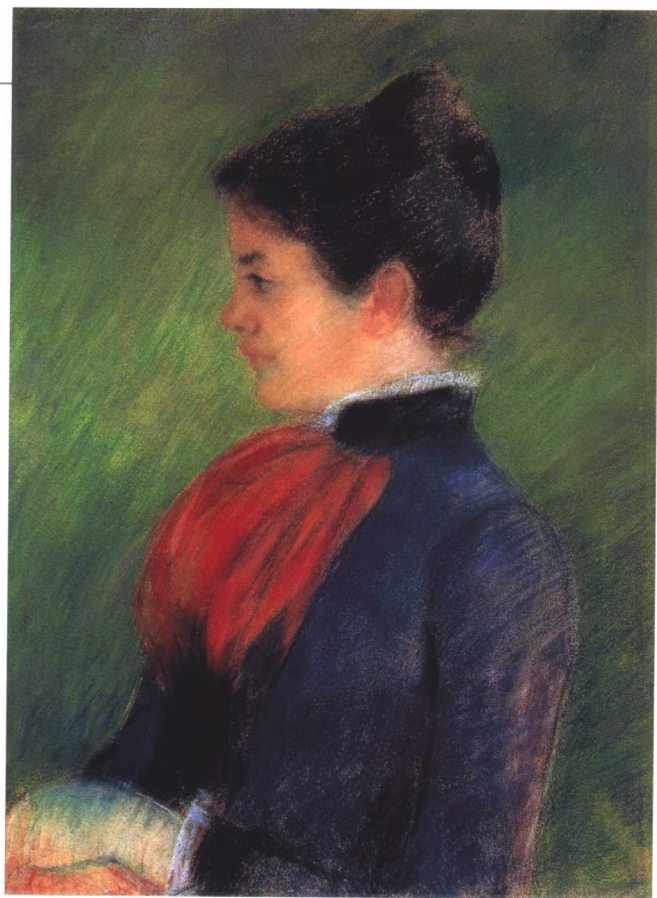
Private Collection/James Goodman Gallery, New York/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色粉画

卡萨特作为画家的生涯中一直在使用色粉，而大约在1900年之后色粉画才在其作品中占据较大比重。由于视力减弱，色彩强烈明亮、可以直接画在画面上的粉笔成为可以继续从事艺术活动的惟一手段。卡萨特的色粉画也是她以各种形式同德加进行交流的方式之一。卡萨特与德加同样，以灵活多变的神经质般的力量，短而细微地移动粉笔，描绘出交错的线条，画完后草图轮廓被掩盖得几乎不留痕迹。正如我们从《长手套》（下）一作中可以看到的一样，画家的动作颇具气势。最后，卡萨特大致都以浓色粉笔重新勾勒人物轮廓，再次强调最初构想中的



Christie's Images, London



Private Collection/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造型。卡萨特的色粉画与油彩画同样质朴率直，而占据画面的通常只有两种或者三种颜色，如《蓝上衣和红褶领的妇女习作》（上 1895年）。由于画家没有一一描绘出模特儿的衣服或者背景细部，观赏者的注意力首先放在了模特儿的脸部表情上。卡萨特在20世纪初以色粉描绘的儿童肖像画在收藏者中很受欢迎。但由于视力衰弱，画家对形体的感觉减弱，而往往变得过于依赖模特儿的魅力和她潇洒的技能。

来，人们甚至认为卡萨特的艺术是印象主义的一种妇女版，甚至是女权论者版。诚然，将其视为向男性式观念坚决挑战的现代主义创造者，可以构筑起极有说服力的论证。但是，也可以将她的作品解释为对男性（艺术家）目光的批判，对这种目光无情地将妇女物象化的批判；也可以将她的作品解释为呼吁妇女

权利的声明。在卡萨特看来，妇女不仅拥有感知事物的权利，还拥有观看和思考的权利，拥有作为无可替换的个人存在的权利。

但卡萨特希望人们真正地将其视为一名艺术家，而不是女艺术家。在她应允为芝加哥万国博览会妇女馆创作壁画之前，她有很多疑虑，对于展出作品时

禁止男子入内的提议她断然拒绝。我们应该尊重她的意愿。由于美术史上混同了主题和风格的缘故，长期以来人们忽视了她的作品。而在今天，作为与印象派男画家作品等同的作品，我们必须重新审视的正是卡萨特的作品。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DC/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包厢

华盛顿 国家美术馆藏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DC

THE YOUNG WOMEN IN A LOGE

1882年

80 × 64cm